

● 文学研究

论《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伦理判断和情感追寻^{*}

苗学华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珍妮特·温特森是当代英国著名而且极具争议的女作家, 其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荣获惠特布莱德首作奖。在这部小说中, 作者通过对母女关系、两性关系以及教堂事件的细致描绘, 展示一个充满伦理冲突与伦理矛盾的英国现实社会全景。巧妙的情节设计再现出作者对当代英国社会中道德现象的价值判断, 传达出作者的道德理想、伦理诉求和情感追寻。

关键词: 珍妮特·温特森; 价值判断; 伦理诉求; 情感追寻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155-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35

On Ethical Judgement and Pursuit of Affection in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Miao Xue-hua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Jeanette Winterson is a famous and controversial female writer in modern English. Her first novel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which won Whitbread Best First Novel award, established her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The author displayed a panoramic English reality full of ethical conflict by depi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sexual relations and church events in the novel. Skillful plot design reproduces the writer's value judgement of ethical phenomenon in modern English society, conveys the writer's moral ideals, ethical appeals and pursuit of affection.

Key words: Jeanette Winterson; value judgement; moral appeals; pursuit of affection.

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 1959-)是当代英国创造力惊人的女作家。1985年, 她的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出版便震惊文坛, 勇夺惠特布莱德首作奖。她一跃成为20世纪80年代小说界的标杆人物, 被《Granta》杂志评为“英国最佳作家”之一。2006年, 她以杰出的文学成就被授予英帝国勋章。这一切奠定她在英国文坛上的地位。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既是一本聪明而有趣的小说, 也是一部充满孤独、忧伤和愤怒的成长小说。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取材于作家本人的早年经历。1959年, 珍妮特·温特森生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 自小由坚信宗教的夫妇收养, 缺少家庭的温暖和母亲的关爱。这种痛苦的经历在其幼小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因此, 对爱的不懈追寻和自我情感的不断满足成为她文学创作中一

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本文通过分析《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的母爱缺失、两性关系的紧张、扭曲、异化, 教会的腐败堕落、虚伪狡诈, 显示作者对违背人性的英国传统伦理的质疑和批判, 对充满人性和关爱的家庭伦理、两性伦理、宗教伦理的道德理想和情感诉求。

1 对养母的伦理判断和母性的情感追寻

《说文》有“古之神圣之母, 感天而生子, 故称天子”的说法以及抃土造人的地母女娲的解释“媧, 古之神圣女, 化万物者也”(王媚 2006)。母性崇拜在中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情结。传统的文学作品中, 母亲多被塑造成崇高的形象, 表现为“神圣的母爱”。然而, 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 温特森描绘的却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文学与道德关系理论的逻辑探究和历史批判”(12CZW010)的阶段性成果。

冷漠、独断且古怪的养母形象。

当珍妮特觉得罐头牛肉恶心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来点薯片?”时,母亲回答“因为我没时间给你做薯片。我的脚要泡,你的汗衫要烫,还有那么多恳请祷告的请求要处理。况且,我也没土豆”(珍妮特·温特森 2010: 27)。吃完饭,母亲便打开收音机,唱《天主荣耀被赞美》。母亲就是这样,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却没时间考虑珍妮特的请求。甚至,珍妮特淋巴腺发炎并且耳聩3个月,竟没人发觉。当珍妮特意识到自己听不见了,写了一张纸条:“妈妈,这个世界非常安静”(同上:32)。母亲只是点点头,又去看斯普拉特牧师寄给她的《普天之下皆知上帝》。入院手术时,母亲明明知道手术的危险性,却只留给她一封信和一袋橘子便转身离去。住院期间,母亲也只有周末去看望她。

对于珍妮特的请求,母亲一概置之不理;对于珍妮特失聪,母亲毫不知情,知道后也漠不关心,这无疑是对母爱漠视化的伦理谴责。母亲对孩子的疼爱与关心是人类的天性,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母爱如阳光,一刻也离不开。“跟平等者之间的兄弟之爱与性爱相比,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平等的。在这种关系中,一个需要全部的帮助,而另一个则给予这种帮助。”(弗洛姆 2004: 55) 珍妮特的养母却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和义务。当珍妮特要求买一件新雨衣时,母亲却说她的雨衣会比她父亲还要长寿。当这件早该换的旧雨衣被豁坏袖子时,母亲气急败坏,到一家专卖次品碎料的店铺给她买了一件大的一塌糊涂的处理品。

母亲的冷漠与独断使珍妮特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与生活的温馨,她幼小的的心灵充满孤独和寂寞。在黑暗中行走的人都渴望有一丝亮光出现,梅兰妮成为珍妮特黑暗情感中的一丝亮光。珍妮特多么需要这样一个人,认识梅兰妮让她感到愉快,她们畅所欲言。和梅兰妮在一起,珍妮特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然而,在母亲眼里,珍妮特的行为已经违反家庭的道德规范,违反教区的伦理规范,令母亲倍加反感,最后被母亲无情地赶出家门。

珍妮特养母冷漠、专横的态度严重违背健康和谐的亲情伦理。温特森这样描写养母,是出于对不合格母亲的控诉和对不健康家庭伦理的批判。这种母亲只能使母女关系越来越疏远,母女冲突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成长的孩子,心灵会扭曲,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当珍妮特渴望母爱而又得不到母爱时,她对母爱不再抱有幻想。她想起艾尔西给她念的一首诗:“万物倒塌又被重建,唯建造者再度欢愉”(珍妮特·温特森 2010: 41)。在珍妮特心中,母亲就是一座墙。墙既是庇护,也是局限。她决定吹响自己心中的号角,摧毁压抑身心的这面墙,去重建心中的理想大厦——试图通过寻找具有自然母性特征的身体来弥补母爱的缺失。母爱的缺失是

她心中难以弥补的缺憾,生母始终是她的心结所在。这部充满激情和感伤的作品是她对生母的依恋和追寻,在追寻的过程中,不免表现出极端的欲望——对同性具有一种自然的崇拜和向往。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珍妮特·温特森从小受到养母的冷遇,1978年,她与一个女孩相爱,离家出走。她在殡仪馆、精神病院等地留宿打工。温特森以小说的形式讲述个人的经历,用文字描写她的童年,展示她的生活记忆。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回到家里,原谅养母对自己成长的忽视,化解对养母的怨恨。正如温特森自己所说,“写《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时,我试图解释自己从何而来。我试图把一段怪异的童年、一种非同寻常的个人经历讲明白。我也试图去宽恕”(同上:250)。温特森在小说中对母爱伦理的思考和表述,丰富当代母爱伦理的书写层面和描述范围,表达出母爱对个人、对社会的拯救意义。由此倡导社会对家庭伦理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对不合理的个体家庭伦理道德进行修正,使其更加符合健康家庭伦理规范。

2 对两性关系伦理判断和同性情感追寻

婚姻是人类社会不老的主题,是建立在两性之间的身体、精神和心理需要基础之上的一种关系。婚姻本应是终极的完美的爱情归宿,然而,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所有两性关系中,找不到一丝真爱的痕迹,珍妮特的养父母就是典型的例子。“自打我认识他们起,我母亲就是凌晨4点上床,我父亲凌晨5点起床。从某种角度说,这挺好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在半夜下楼时用不着孤零零一个人。”(同上:21)

小说虽只字未提珍妮特养父母的感情冲突,但是他们截然相反的就寝时间足以证明他们情感的危机。养母原本是向往独立和浪漫的新派女性,也许她过于相信爱情的力量,当和恋人皮埃尔相处时,她体内常有一种陌生而怪异的感觉,结果一切走上正轨时,才发现自己患有胃溃疡。坚信无疑的爱情冲动瞬间被否定,“你以为在心里的,说不定在别的器官里”。她就这么放弃对爱情的憧憬,几乎是落荒而逃般投入信仰的怀抱,下嫁粗人,将自己的精神完全许配给上帝。可见,母亲不懂得什么是爱,至少不懂得和男人之间的爱(Bocianu 2012: 9)。珍妮特生活在这样一个无爱无欲的家庭里,势必对无爱的两性关系产生恐惧。

有一次,珍妮特去买黑豌豆,快要回家时,有个老太婆突然抓住她的手,看着她的掌纹笑了几声,然后说,“你永远不会结婚,而且你将漂泊一生”(珍妮特·温特森 2010: 9)。对珍妮特来说,她从没想过结婚的事。在她眼里,不结婚未必是天大的坏事。甚至在梦里,结婚都会成为珍妮特的精神枷锁。“我的婚纱是纯白色的,还有一顶

金色的发冠。当我迈上教堂中央的走廊,发冠就变得越来越重,婚纱也越来越束缚,仿佛要让我寸步难行。我的新郎转身面对我,在此,会有无数的可能性。有时候,他是个盲人,有时候是头猪,有时候他就是我母亲,有时候又成为邮局里的那个男人,还有一次,那只是一套衣服,里面空无一人。”(同上:95)珍妮特梦中的场景正好和现实中的发现相吻合。和珍妮特同住一条街上的一个女人,对所有人都说,她嫁了一头猪。珍妮特问她为什么要嫁给猪,她回答说,“等你发现他是猪,一切都太晚了”(同上:96)。

小说描写异性婚恋给女性带来的精神压抑,表现出作者对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两性关系的否定,对支撑着父权伦理实践的信念的质疑,并通过人为方式,篡夺男人的角色,占有他的位置。珍妮特在现实处境与精神苦痛双重压抑下,因为对异性的失望与恐惧而在同性上寻找慰藉。珍妮特对梅兰妮情有独钟,感情不断升华。温特森对两性关系进行重构的模式,打破传统小说中异性恋伦理的禁忌,让读者真正体会到尊重身体和心灵感受的重要性。珍妮特和梅兰妮的同性之爱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同性间精神之爱与肉欲之爱的价值,是在传统异性婚恋制度中知音难觅的一种心理补偿(吴志凌 2014)。同时,温特森也提出一种非常规的思维方式,使用不同的眼光打量同一事物“对于洁净的人,万物都洁净。”

小说对同性关系的态度和观念也是对真理寻求的表现。在西方,性科学致力于在性中追寻关于自我的真理,正如福柯所说,“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有一种倾向,要把对我们是什么的探讨变为对性的探讨。——性,可用来解释一切”(李银河 2001: 82)。小说中同性恋情节的展示影射出作者的态度和观点:反对传统两性之间的性别秩序,反对身份政治,打倒性爱专政,主张对情爱观念重新认知,抛弃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二元对立。

传统的婚姻伦理强调传宗接代,同性恋与传统的生殖功能相违背,颠覆传统性别伦理秩序,被认为是“违反自然”,违反伦理价值。小说中,在教会和母亲的干扰下,梅兰妮离开珍妮特,嫁给一个军人并生了孩子。这无疑暗示读者,在以异性恋为主流的社会里,同性恋不被主流文化接纳,时时刻刻遭到排斥。珍妮特明知同性恋道路曲折,依然固执己见,并满怀希望:当第一批清教徒移民扬帆远渡北美时,曾有很多人认为他们失心疯了。如今,历史则决意用另一种态度来定论(珍妮特·温特森 2010: 129)。主人公的观点代表温特森的性伦理观念,从深层体现出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为人类性爱空间的拓展提供可能。

在现代人的观念中,一个人爱哪种性别的人并不暴露出人的本性,而只是一种不同的风格而已。个人应当拥有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进行性选择的权利,建立自

己喜欢的性关系的权利(李银河 2001: 159 - 202)。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不应该追究一个人钟情的对象是男人还是女人,应当考虑“透过同性恋,可以建立和调整哪些关系”。因为同性恋不是一种欲望形式,而是某种可欲的东西。正如尼采意义上的“成为自己”。

3 对基督教的道德判断和人性追寻

温特森一直备受争议。男权、基督教和现代化社会都是她反抗的对象。在一次采访中,温特森说,“我会读书前就开始写作了,因为当时我很想亲自撰写布道词,很想尽己所能劝人皈依上帝。当然,那是为了上帝,现在我写作是为了艺术”(同上:246)。温特森自幼生长在笃信宗教的家庭,对宗教怀有深深的情感。在成长的过程中,她的阅历和学识使其宗教观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得到深刻的体现。

小说的主人公珍妮特生长在五旬节教派的家中,村镇里有大量信徒,他们近乎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个教派认为耶稣是唯一的救世主,并相信《圣经》在信仰问题上具有最高的权威。珍妮特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非常上进。在学校的每次比赛上,她都积极参加,争取获奖。缝纫课比赛中,她选一句经文“夏日终结,我们尚未救赎”作为主题,在绣布的下端还写意地刻画出下地狱的灵魂。尽管作品包罗万象,探险、痛苦、伤感……神秘,但却没有被纳入到参选的行列,还遭受老师冷眼看待和同学打骂。珍妮特并没有就此放弃,依然为赢得比赛而努力。在种风信子比赛中,珍妮特给她的花起名为“天使报喜”。这个主题是园艺和神学的结合,而且她又写了一小段说明附在花盆底端,还加入《圣经》的原文,以便观众有心查验,但这盆花依旧没有得奖。多年来,珍妮特竭尽全力想赢奖,但每次只要牵涉到圣经题材,都不会获奖。这使她对宗教产生质疑:上帝已经创造魔鬼,但却否认魔鬼的存在。

在学校,由于珍妮特跟同学们谈论地狱,引起佛图夫人极度反感。福尔校长给她母亲写信,认为珍妮特是一个问题学生,她的宗教学识给学校带来困扰,请她母亲做好开导。既然魔鬼不能谈论,但芬奇牧师的贝德福德面包车车厢一面画着可怕的地狱,另一面画着圣洁的天堂。后车门和前车盖上还写着绿色的标语:天堂还是地狱?由你决定!这不能不说是荒唐的悖论,着实令珍妮特费解。牧师可以名正言顺地宣扬天堂与地狱,珍妮特谈论地狱却要受到指责。由此可以看出教会荒唐、矛盾和虚伪的一面。小说中,佛图夫人凭借权威的道德法典对上帝的超验意志做出草率的判断,并没有真正理解宗教的本质。宗教的本质是为人提供帮助,而不是沿用教条主义和独裁主义的道德法典表达其道德(万俊人 2004: 357)。佛图夫人的做法严重违背基督教的宗旨,使基督

教失去原有的道德意义,也削弱基督教在珍妮特心中的神圣地位。除此以外,教会接连不断地发生贪污、腐化和堕落事件,使教会名誉扫地陷于危险之中。莫克贝旅店的贪污腐败事件导致迷途人协会解散,罪魁祸首还是伯恩牧师。为渔民筹集的大部分善款被用来偿还他的赌债。母亲挣到的会费资金和售卖宗教用品所得的赢利都被他拿去偿付太太的生活费。而他的太太是早已分居疏远的原配,真正的同居者是他的情人。还有公共卫生部门组织的卫生调查说莫克贝旅店汤里掺水,毛巾洗不干净,被勒令彻底整顿或关门大吉。更糟糕的是,莫克贝最知名的灵媒向刚刚丧亲的人提供招魂服务,而且需要额外付钱。由此,莫克贝旅店一蹶不振。

温特森笔下的教会的不忠不义行为,已经远离宗教的本质,严重毁坏教会的形象,暴露出英国社会个别教会以其虔诚的措辞来掩饰虚伪的面貌,给人们造成精神失落和信仰危机(Al-Shara 2015: 238-244)。“自我出生以来,总以为世界是以简单明了的规则运行的,像是一个放大版的我们镇的教堂。现在我却发现教堂本身也挺让人困惑。但我不想为这个问题耗上很多年。”(珍妮特·温特森 2010: 36)珍妮特虽然热爱上帝,热爱教堂,但她开始用更加复杂的眼光看待这一切。珍妮特对基督教的态度反映出温特森的宗教伦理意识。温特森对一切不符合人性的宗教道德提出质疑,并决心向一切旧体制,旧习俗发起挑战,企图通过尝试各种新习惯取消宗教生活方面的各种禁忌、限制和划分;打破规范和引导正常人发展的所有禁条。

主人公同性恋的书写既是对传统宗教伦理道德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更是对不合理宗教道德伦理的一种无声的抗议(聂珍钊 2012: 4-19)。基督教道德权威为普及以生殖为性活动的唯一目的的观念做出大量努力,要把经不起繁殖检验的性形式从现实中驱逐出去,不允许非繁殖活动的性的存在,排除不以繁衍为目的的行为。珍妮特对情感道德怀有真诚的信仰,宣扬人们对内在情感的重视。在面对神学枷锁之时,不遗余力地批判教条主义,指责神学规范对人性的扼制。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对教会弱点的描写,反映出作家对正义、自律等道德问题的思考,敢于书写真实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大大强化宗教伦理内涵。温特森笔下的基督教伦理正义与现实正义存在着巨大的偏差,表现出作家对至善宗教道德伦理的希冀与诉求。在对宗教理性批判中,企图构建将信仰建立在人的自我之上的宗教伦理观。这种超越上帝,以人为本宗教伦理道德的书写,是对现代文明导致的宗教危机提出的一种拯救方

式——主张以世俗人本精神为导向的宗教信仰。正如费尔巴哈从人类学的角度在《基督教本质》中分析基督教一样:宗教不是神圣的,而应该是人文的。这从宗教的角度诠释了“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4 结束语

温特森用犀利的眼光捕捉到现代英国家庭、社会、教会中存在的精神困惑和伦理危机,并以小说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伦理判断,从而显示出作者对改善英国社会现实伦理道德秩序所做出的努力。《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确立作者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定格作者的身份与处境。橘子和橘子以外的人生:养母和充满母性之爱;异性和同性;宗教和人文。温特森用自己的方式思索世界,探讨世界的本质,并将探求世界的本质同刻在阿波罗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联系起来,核心是对人的本质的追问(Winterson 2014: Xii)。

参考文献

- 弗洛姆. 爱的艺术[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4.
- 李银河. 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万俊人. 伦理学限阈: 道德与宗教[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王媚.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母爱主题理性及其价值评估[D]. 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吴志凌. 围城内外的变奏——五四文学婚恋伦理叙事[D].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 珍妮特·温特森.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 钟京伟. 詹姆斯·鲍德温小说的伦理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 Al-Shara, Z. Deconstructing Religion in Jeanette Winterson's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J]. *Advanc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ry Studies*, 2015(1).
- Bocianu, I. Feminine M(other) Nature in Jeanette Winterson's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J].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Review Literary & Cultural Studies Seri*, 2012(2).
- Winterson, J.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M]. London: VINTAGE BOOKS, 2014.

定稿日期: 2016-02-07

【责任编辑 孙颖】